龍門子凝道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門子凝道記

宋　濂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龍門子凝道記序

曩余采宋學士集。求所爲龍門子凝道記不可得。今獲原帙。亟授梓人。是書蓋先生未遇時所著。故其題詞有世不我知。老將至矣之感。豈知其後遭遇明祖。侍從承明。開國之初。制誥典章。半出其手。蔚然爲一代文學之宗。然則行藏用舍。乘乎其時。士君子隨遇而安可也。令先生早躋華膴。則是書可以不作矣。雖然。龍門山色。終古常新。石室之藏。吾知嘗與茲山並峙也。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龍門子凝道記題辭

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用。顚毛種種。而老將至矣。於是入小龍門山著書。曰四符。曰八樞。曰十二徵。符言合。樞言奧。徵言蘊也。總二十有四篇。以按一歲之氣。號之曰凝道記。用竹簡正書。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嗚呼。德澤弗加於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仰瞻宇宙。操觚兀坐者久之。至正丁酉春正月丙子。金華宋濂題辭。

龍門子凝道記目錄

卷之上

采芩符二則　五矩符一則
終肯符三則　孔子符三則

卷之中

憫世樞四則　秋風樞六則
陰陽樞五則　天下樞三則
先王樞七則　樂書樞四則
河圖樞六則　尉遲樞五則

卷之下

段干微二則　君子微四則
司馬微四則　哀公微七則
觀漁微七則　虞丹微五則

士有徵七則
越生徵六則
林勳徵五則
大學徵七則
積書徵七則
令狐徵四則

龍門子凝道記卷上

明 宋濂撰

采苓符第一

龍門子采苓山陽。二三子從之。龍門子采已。登磐石而憩焉。龍門子仰瞻俯睨。洋然若有得者。乃賦白雲之歌。歌曰。白雲如旌兮。于彼中林矣。我采我苓兮。實獲我心矣。孔子不出兮。麟曷從來矣。舍旃舍旃兮。我將何依矣。歌罷。復北面而歎。旁有進者曰。夫子何歎也。非聖曷師。非經曷窮。坤翕乾張。地拓天通。夫子之學。其既充矣乎。陶鎔禮樂。折旋陰陽。有目有綱。蔚爲文章。夫子之文。其既昌矣乎。籠絡宇宙。充牣覆載。大包無外。小入無內。夫子之道。其既備矣乎。方今六合塵冥。膠膠紛紛。鳳皇不徠。虎豹成羣。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曾不足以自存。夫子不一引手援之。古之君子亦若是乎。龍門子曰。子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獨孤氏有二女焉。皆有傾國之色。時楚君不貴色。國人化之。咸棄而不顧。年踰三十。無與爲媒妁者。或說女曰。女子有家。人之願也。子將失時矣。西鄰之子美而豔。盍自往從之乎。女曰。妾聞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禮焉而已矣。無是則禽獸也。苟不以禮。妾死不往也。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子烏謂守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尚父不見西伯。老於渭水之濱耳。孔明不三顧。終於隆中之墟耳。況又不爲尚父孔明者

乎。曰。非是之謂也。人有言曰。冒赤日而勞者。不擇蔭而休。行百里而飢者。不擇水而饗。今民生在疚。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尙得安席而獨寢乎。夫禮有變有常。非執一之謂也。今有人焉。籩豆靜嘉。肴核維旅。執爵獻酬。雍容於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間。夫子以爲將勺客乎。抑滅火乎。必以爲且滅火也。夫執爵獻酬。禮之常也。火起輒救。禮之變也。禮者。中而已矣。常固中也。變獨不可謂之中乎。不然。是子莫之執中也。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子莫其行。五尺童子。竊爲夫子恥之。龍門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乎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

龍門子寢疾數月不出門。弟子不敢見。以告其友閻邱生。閻邱生聞之。疾趨而前。問龍門子曰。夫子之病。頭岑岑乎。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乎。曰否。身重肉痿。足不收。行善瘈乎。胃痛引背。兩脅胠滿乎。上見欬唾下爲氣泄乎。曰否。解体脊脈痛。少氣不欲言乎。心懸如病飢。眇中清乎。邪傷於腎。癃閉不通乎。血暴溢熱。臚脹甚則肭腫乎。嗌乾黃癉。鼽衄飲發乎。曰否。然則夫子之病。我知之矣。夫子之病。非病已也。爲斯世病也。今劍矟交橫。白骨不葬。高如邱陵。一遇天陰。鬼夜哭相聞。是夫子之病也。宮室化爲灰燼。生民流亡。倀倀無所依。以墟莽爲樓館。以橡芋爲臺囿。以崖广爲牀幃。以沼池爲巾洗。以明月爲燈燭。求生匄死。兩

無其謀。是夫子之病也。田野荒蕪。五穀不生。貓戲成行。白晝出郊。行人鮮少。腥風穢灑。是夫子之病也。若是何如。龍門子曰。然。是善知我。閭邱生曰。予聞馬之瘠肥。責乎牧圉。民之休戚。係乎廟朝。彼肉食者不知病。夫子以匹夫憂之。無乃有出位之思耶。憂非所當憂。不知徒憂而不形於事。不仁不知。不仁何可謂學先王之道乎。龍門子蹙然不答。閭邱生退。龍門子召門弟子謂曰。我非人則已。苟亦人爾。何可不憂世哉。何可不憂世哉。

五矩符第二

龍門子曰。爲君者當謹五矩。爲臣者當行五彝。則天下治矣。何謂五矩。一曰省愆也。何謂省愆也。昔者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爍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民失職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下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瘥。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此所謂省愆也。二曰受言也。何謂受言也。昔者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者。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此所謂受言也。三曰尊士也。何謂尊士也。昔者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

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亡於洛。自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臏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八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匄。枯死于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此所謂尊士者也。四曰去驕。驕也。何爲去驕也。昔者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轉俗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此所謂去驕者也。五曰推仁。何謂推仁也。昔者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察。不可不察也。此所謂推仁者也。何謂五蠹。一曰進賢也。何謂進賢也。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此所謂進賢者也。二曰任事也。何謂任事也。昔者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而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此所謂任事者也。三曰守儉也。何謂守儉也。昔者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尹致千家之縣以賜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於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於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阿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反。遂辭不受。此所謂守儉者也。四曰善諫也。何謂善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小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虐不止。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此所謂善諫也。五曰知退也。何謂知退也。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之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顧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此所謂知退也。夫愆不省則心德有虧矣。言不受則人情壅閉矣。士不尊則大業弗立矣。驕不去則賢者遠避矣。仁不推則貴賤罔附矣。賢不進則國家空虛矣。事不任則官曠職隳矣。儉弗守則窮欲極奢矣。諫不善則扞格難入矣。退不知則倖進失己矣。爲君者當謹五矩。爲臣者當行五彝。而天下治。此之謂也。

終胥符第三

晉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盎無斗儲。楹上無完衣。與婦謀曰。雍樂成行賈以饒。張氏賣漿而致千萬。郅氏灑削。列鼎而食。翁伯販脂。家累千金。亦在人自力耳。古語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予安得獨死貧乎。頗聞山西饒材竹穀繭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予將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肯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芊熊氏。好使氣淩賤同類。衆譁然不從。共起而折辱之。芊熊氏恚曰。彼非能辱我也。辱我之無勢耳。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予顏面支體人爾。冠裳佩劍人爾。飯菽飯水人爾。何以異彼哉。彼能而吾不能。愧也。於是瀝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高門懸薄。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旦會終肯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怪而問之。二人皆以實對。逆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盍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歎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子不見大駔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穹房邃館。淒竹和絲。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權貴之門乎。金章煜煌。紫綬赫赩。喑啞叱咤。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嘻。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毫存。不爲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歎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爵而歸。

龍門子閒居而有憂色。二三子相與謀曰。先生憂矣。吾等當思有以樂之。乃推一人進而言曰。弟子事先生有年矣。先生志之所存。非小子所敢知。雖然。竊與聞焉。天下有道。出輔明君。以興一王之治。使三代禮

樂復見當今先生志也復不輕於自進必待上之人致敬而後翩然以起安車弗臨而風沙襲人先生之髮將向皓矣今四海湯湯未知所底定先生之轍迹將安之乎曷若盤旋邱壑以道先王之道哉浦陽江上有仙華山焉其拔起如旌旗人迹之所罕至其上多名藥綠紛絳疊可采靈泉有鰲魚時出沒於中可釣沃壤數十畝白雲冉冉恆覆其上可耕山多巨石面正平可坐可弈可列觴豆而飲先生幸從所言親枉玉趾而辱臨之我二三子藉先生之寵靈日求先生之所謂之道德不亦幸乎謹俯首再拜以請龍門子憮然曰我豈遂忘斯世哉天下之溺猶禹之溺天下之飢猶稷之飢我所願學禹稷者也我豈遂忘斯世哉雖然予聞之道之興廢係諸天學之進退存諸己存諸己者吾不敢不勉也係諸天者予安能必之哉予豈若小丈夫乎長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爾苟用我我豈不能平治天下乎雖然荊山之玉非不美也卞氏獻之而雙足見刖予不佞竊受教於君子矣其不能爲卞氏決矣二三子其治爾穢荒締爾室廬予與爾居之二三子其挾爾琴書操爾翰觚載爾餱糧吾將與爾終身焉

龍門子生龍門大山長谷間質素渾朴若蚩人然機括智譎之事皆不能知年十八猶挾書環堵中連數月不出或謂其父母曰爾子木偶人耳漸長必憒事何不使入通都大邑乎乃衣冠所集聞見必充也父母曰然於是遣讀書城南既至無不讙笑之龍門子意其以誠遇己也安之笑者以爲得計益飾之狎侮欺紿無所不至謂上曰下謂假曰眞謂紅青曰元白龍門子遇以其誠也亦安之如是者二年人告之曰彼孩視汝耳彼兒戲汝耳子其察之龍門子自念曰彼方誦詩讀書學聖賢也乃若是不信告者又曰汝

不徵予言。第深察之。當知是詐也。龍門子察之至再。始疑之曰。世之學者。妄謂師聖賢耳。率假也。如是者又二年。相習既久。朴亦漸散矣。於是自悔。治任將歸。別昔之告者曰。向以子之紿我。今信然矣。予之來也。將充於見聞。以畜其德也。德則不畜。而僞日滋。可乎。不如東還。告者高蹈撫膺曰。子得之矣。子得之矣。乃歌而送龍門子於河水之隩。抗手而別。其辭曰。皎皎白衣。更而爲緇。有全者璧。勿玷而虧。汝守汝樸。而何以入城府爲。君子曰。三代之民。當以大山長谷中求之。誠哉是言也。

孔子符第四

公孫氏問於龍門子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當時仲由竊疑之。有諸。龍門子曰。是戰國游士之談也。非君子之言也。吾聞之也。君子其動如天。其靜如地。夫子之動天也。天何喜哉。曰。是固然矣。或者其尚以祿仕爲悅乎。曰。非所以言孔子也。天子之貴也。四海之富也。非其道也。孔子弗受也。攝行相事奚喜焉。以爲爲祿仕耶。君子未嘗詘道以徇物。以爲澤加於民耶。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亦職分所當然也。奚喜焉。孔子之不爲祿仕而喜。則既聞命矣。然必得子貢。而其名布揚於天下。必得顏淵。而門人日益。必得仲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孔子既聖矣。又似待二三子之助者何歟。曰。亦非所以言孔子也。夫虹璧藏於深山之中。而神光之燭天者煜如也。孔子其虹璧歟。鳳皇巢於阿閣之上。而衆鳥之相從者翕如也。孔子其鳳皇歟。麗日升於博桑之間。而萬姓之尊上者躍如也。孔子其麗日歟。又何待二三子之助也。

齊公子嗜古器物。聞有藏者。棄千金購之。寘於一室中。飯於是。寢於是。非是弗飽也。弗安也。賓至輒一陳

之以爲樂。龍門子謁之。公子出梁山銅一。三牛彝一。壽亭侯印一。連環紐一。關內侯印一。橐駝紐一。曰此漢物也。復出銅權一。鐵劍一。曰此秦物也。復出仲姞義母匜一。楚姬寶盤一。鞞琫珩璜各一。曰此周物也。復出伯益鼎一。曰此商物也。復出父丁敦一。曰此夏物也。出已面洋洋有矜色。左右譽之。室內之人又從而和之。咸嘖嘖曰。吾聞世有博雅君子。愧未識。公子眞其人哉。龍門子獨默默不言。公子異而問之曰。僕不敏。竊不自料。以好古爲事。服儒服而來過者。卽請觀焉。觀畢。無不假顏色而賜之一言者。夫子獨不言不笑。將物非眞耶。抑有說乎。龍門子曰。物固眞耳。第公子所藏者。三代秦漢之器。非古也。曰。如此不爲古。無已則有虞氏之敦乎。曰有虞氏之敦。亦未古也。曰。軒轅氏之九鼎乎。曰。軒轅氏九鼎。古則古矣。未爲至也。公子笑曰。然則庖犧氏之物乎。曰。然。庖犧去今數千載矣。其物尙有存者乎。曰有之。曰。孰有之。曰。子有之。錯愕四顧。謂左右曰。夫子自謂有庖犧時物。我等當願走伏庭下。借一觀之。洗凡目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形貌雖潔。而志慮尙未一也。公子退。復齊三日而求見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志慮雖一。而神未泰也。公子乃存心虛無。上與神明居。如是又三日。復再往。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實寶櫝其上。藉以文錦。列籩豆葅醢。舉觶灌酒漿。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八卦也。伏羲氏之易也。

閩姝有性淫者。恃顏色方姝麗。急欲得美少年匹之。因物色之。不得躁甚。若弗能生者。一旦有男子自南海來。髮漆黑。眉目娟好如畫。肌膚若玉雪。動止嫵媚。無不可愛者。姝聞之欲狂。不問夜。執火往奔之。既至。男子加帽飾以七寶。被文繡衣。繫白玉裝帶以出。五色照耀。姝見之驚喜不能自禁。喜定始能自敍曰。妾

慕君子久矣。第不足奉巾櫛。侍左右。倘憐妾而進之。雖死不敢忘。男子亦欣然納焉。姝事之唯恐違其意。男子曰。食執匕箸前。男子曰。寢拂枕茵以俟。至躬爲捧溺器弗悔。男子左臂若病瘍者。時以元膏覆之。越一年恆如初。姝私謂媵人曰。瘍寧無愈時耶。更十二月。久弗愈。是當有故爾。力請視之。男子陽怒曰。吾瘍旦夕瘥。人言婦女其背多毒。若視之必潰。不許。姝益疑。酔以酒五斗。俟熟寐而發其覆。乃竊被墨刑者。姝氣絕仆地。良久乃醒。持媵人手慟曰。男子者。吾將藉之以致富貴者也。今不幸若是。予將更適人。此身一失。右姓名宗。當不吾進。而閭閻之氓。又非可媒者。將返父母之門。自度必不見容。將剄死於利刃之下。又素弱手不能自舉。思欲包羞蒙恥。相與白髮。今既見此。又何以自釋也。言已復長慟。姝自是邑邑以疾終。

龍門子聞而歎曰。女子不自重而輕於從人者。視此可以鑒矣。嗚呼。豈唯女子然哉。

龍門子凝道記卷中

憫世樞第一

龍門子憫世蕪穢。思神交千載之上。無一刻忘去。夜方寢。忽夢上登清都。祥飆郁郁。如卿雲五色。如龍文鳥章。經緯乎上下。少前。有宮闕巍然。中有丈夫偉甚。月角日準。河目龍顙。脩上而趨下。末僂而侈耳。視若營四海。望之如仆。就之如升。旁從羣弟子。皆華冠象佩。裳衣襜如也。丈夫起東行。其容煦煦然温。其體翼翼然恭。其聲恂恂然和。周旋則合乎規之圓。折旋則中乎矩之方。弟子拱而趨。先後以齒。若鴻雁成列不亂。龍門子見之歎曰。世乃有如斯人乎哉。其威德之備。何其異於人也。其聖人乎哉。予然後知羣山之培塿。而岱嶽之爲尊也。衆鱗之雜遝。而神龍之爲宗也。諸律之不齊。而黃鍾之爲本也。吾誠得與斯人游。雖死無憾。其弟子有招之者曰。爾爲誰。龍門子曰。越西宋濂也。曰爾何以知丈夫之爲聖人也。曰以其德容知之也。曰然。丈夫之爲聖人也。其旋如乾。其轉如坤。其明如日。其變如雲。其疾如雨風。其妙如鬼神。非聖人而何哉。爾慕之而不學之何也。曰豈不願學焉。力不足耳。曰聖人去世二千年矣。爾今所見者。殆其神陟降帝之左右者耳。爾安得與游。爾若願學焉。吾當有以告爾也。爾心中有聖人焉。與丈夫無毫髮異。爾朝夕以終始之。是亦丈夫而已矣。龍門子洽然而寤。乃以語人曰。聖人在吾身爾。何勞外慕哉。

龍門子服一卉裘十五年不更。綻裂則紕綴之。其友慕容支祈憐之。以狐白裘遺焉。龍門子曰。狐裘比卉裘固美矣。其溫體則一也。是奚必以章章易弊弊者哉。請辭。慕容支祈曰。昔者聖人之制衣裳。所以爲身之彰也。袞黼黼黻。昭其貴也。綖冠深衣。昭其質也。佩玉瓊琚。昭其德也。偪屨搢笏。昭其容也。五色比象。昭其序也。上下有制。昭其度也。雖其制不同。所以愼威儀。尊瞻視。協用人文者。一也。非直爲體之溫而已也。先生服敝袍以矯世。獨不聞衣冠不正。輒望望然而去者乎。龍門子曰。子言善則善矣。濂竊有私焉。濂聞之先生長者。非心所安。一髮不可受諸人。服膺此言。三十年餘。而弗敢墜也。然則今何功。乃敢享子侈賜乎。與其服狐裘而愧。不若被卉裘而安也。敢固辭。慕容支祈歎曰。子可謂守道者也。朋友之饋且不受。況非義者乎。挈裘而返。

龍門子出游大陵之阿。見遺裔焉。烏鳶羣而啄之。龍門子泫然流涕曰。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先王之時。鳥獸得以遂其生。胎不至夭。卵不至殪。況汝人也耶。漢非先王時比也。亦殺人者死爾。汝以良民被俘而見戮。其果殺人也耶。何爲使汝至於此極也。掩骼埋胔之令。今孰行之。忍不爲汝一悽惻耶。嗚呼。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命從者掩之而還。愀然不樂者數日。

龍門子游左右塾。塾有師曰章生、鍾離生者。競龍門子問之。章生曰。余以七尺之軀。誠能取爵祿於朝。高軒結駟。衣錦繡以還故鄉。縣令負弩矢前驅。庸夫孺子。奔走愧汗。豈不爲榮觀也哉。鍾離生笑曰。是區區者曷足與議天下事哉。使予得志。不折一尺箠笞羌戎萬里外。即簪獬豸冠。立殿陛下。遇奸雄危社稷者。

諛佞隳法憲者。觸而去之。使朝廷清明。陰慝不生。名書史官。流聲烈於無窮。不亦偉歟。龍門子曰。二子之言。固有優劣。然其失則一也。古之人仕也。欲安斯民也。覩斯民遑遑於塗炭之中。其心惻然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厥心則同一身也。我之才足以有爲也。苟棄之而不救。則非人也。然欲救之。非仕不可也。如斯而已矣。豈知所謂榮與名哉。以榮與名而仕。必賤丈夫也。譬之渡長江之險者。必藉舟楫之利。適千里之遠者。必藉騏驥之力。行濟物之志者。必假祿爵之貴。祿爵之貴。何有於我哉。何有於我哉。

秋風樞第二

龍門子曰。秋風蕭騷。百竅悲號。草木黃落。蘭蕙爲之共凋。不亦悲乎。陰雲四興。閒閒冥冥。晝不覩日。夜不見月。與星不亦悲乎。狐啼我前。虎嘯我後。擇地而蹈。莫知其後。蒼蒼在上。曾不得告語。不亦悲乎。大江揚波。舟楫不通。鯨呿鼇擲。又輔以颶風。不亦悲乎。漆燈宵明。千里無人。蒿萊沒垣。魑魅爲鄰。不亦悲乎。世變之極。一至於此乎。予欲上升鈞天帝都。吸沆瀣而餐朝霞。天關不啓。剛風迅急。不得而留也。予欲下詣清泠之淵。以明月爲館。以文貝爲堂。天吳九首。變幻惚恍。又不得而往也。予欲婆娑人間。求靈皇祕壤而游之。大山限隔。風氣不通。雖乘黃鵠。亦知其不能前也。嗚呼悲乎。予將何所之乎。人齡逾百。亦流電之一明耳。嘉禾既實。不薦粢盛。肯零墜於中野乎。色絲已染。不補袞衣之闕。肯備紅女之紉製衣乎。雅瑟已調。不入清廟。肯淪辱於伶人之手乎。嗚呼悲乎。予將何所之乎。雖然。我生不有命在天。天命已定。我尙何悲焉。於是命琴彈爲白石之操。而更之以落霞結雲之音。欣然而忘其悲。

龍門子曰江東有句徒旅飲江上酒方行一年高者令衆曰吾等雖句者守禮弗敢忘耳毋效飲食賤儒紛奪於鄉校間卽有效者罰弗赦君子聞之歎曰句大讒無恥者也士以飲食故又爲句所賤甚賤也哉

龍門子曰衛人東氏舉世之物咸無所好唯好畜狸狌狸狌捕鼠獸也畜至百餘家東西之鼠捕且盡狸狌無所食飢而嗥東氏日市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孫以啖肉故竟不知世之有鼠但飢輒嗥嗥輒得肉食食已與與如也熙熙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羣行有墮甕者急從東氏假狸狌以去狸狌見鼠雙耳聳眼突露如漆赤鬣叉磔磔然意爲異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對之大嗥久之鼠度其無他技齧其足狸狌奮擲而出噫武士世享重祿遇盜輒竄者其亦狸狌哉

龍門子曰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卽攫之曰此吾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卽去市伯隨而索其直晉人曰吾利火熾時雙目暈熱四海之物皆若己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哂之者晉人戟手罵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晝豈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龍門子曰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煜如也海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蛟龍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沈之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剖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山氓鑿井得裹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

人有發哦事者。官捕民索金。哦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貴外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其惑之甚也。雖然。世之死利者大半。豈特二豎哉。

縣大夫問政。龍門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他。龍門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廩者。亦盜也。

陰陽樞第三

龍門子曰。陰陽之理。其見於人身者。有足觀哉。陰右而陽左也。陽一而陰二也。陰逆行而陽順行也。何以明之。手太陰肺之脈。起於中焦。以次出於大指次指之端。注大腸經。手陽明大腸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外側。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以次上俠鼻孔。注胃經。足陽明胃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以次入大指間。出其端。注脾經。足太陰脾之脈。起於大指之端。以次從胃別上膈。注於心中。注心經。手少陰心之脈。起於心中。以次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經。手太陽小腸之脈。起於小指之端。以次至目內眥上額交顛上。以次至小指外側。注腎經。足少陰腎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以次注胃中。注心包絡。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包。以次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注三焦經。手少陽三焦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以次交頰至目兌。皆注膽經。足少陽膽之脈。起於目兌。皆以次入大指循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中。注肝經。足厥陰肝之脈。起於人之皮毛之際。以次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中。其條理之精暢。日玩之而曰不厭也。譬之江河派分。而奠於海也。枝柯分敷。而貫於木也。二陰一陽。無往而不在也。

手之三陰三陽。則天道也。足之三陽三陰。則地道也。人身與天地等也。陰陽各分太少。而此有陽明厥陰者。取兩陽合明。兩陰交盡之義也。龍門子曰。吾嘗觀易焉。其發陰陽之精蘊乎。陽息于子。而極于巳。消于午而極于亥。故一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升爲二。又三十二分之八。而升爲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升爲四。又三十二分之二。而升爲五。又三十二分之一。而升爲六。極於巳矣。五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降于四。又三十二分之八。而降于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降爲二。又三十二分之二。而降爲一。極于亥矣。何其遲於始。而速於終也。吾嘗觀易焉。其發陰陽之精蘊乎。

龍門子曰。孔子之傳易。孟子之釋詩。加以數言。而其意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必優柔而自得之。其有見乎爾也。近世則不然。傳文或累言數百。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沖遠乎。龍門子曰。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龍門子曰。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太山稽。顓帝師大彭亮父。摎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

楚邱過龍門子而歎曰。天下其廣矣乎。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者。如此者九。乃有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天下其廣矣乎。龍門子曰。是鄒衍闊大不經之言也。雖曰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其理無是也。然則衍能雲臥天行以超六合乎。不然。何以知之若是其悉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以其理之難明也。不如舍諸。曰天下之廣。正如今中國而已乎。曰否。雖然。予未能知之也。未能知之而強言之。弗敢也。

天下樞第四

或問龍門子曰。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曰。吾聞物之大者。山則有嶽。水則有海耳。未聞心之爲大也。傳有之。心重一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此固甚小也。然則何爲其大也。龍門子曰。居吾語汝。以形論之。其小固若是。其無形者。則未易以一言盡也。曰何也。曰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其廣矣大矣。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此心直與之參。混合無間。萬象森列。而莫不備焉。非直與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如羲堯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間者。大賢之事也。如顏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學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唯游氣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盜跖惡來是也。然而此心甚大也。未易治也。未易養也。歉然而西。忽焉而東。其妙不測。而乘氣機出入者也。苟失正焉。翩然而風起。滃然而泉湧。有不可殫名者矣。是故孔子敍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何莫不爲此心也。諸氏百子之異戶出。則汗牛馬。貯則充棟宇。雖言有純疵。學有淺深。亦爲此心也。必一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心若是。

則家可顏孟也人可堯舜也六經不必作矣況諸氏百子乎曰心之大敬聞之矣學者何所用功而能充是乎曰周公孔子我師也曾子子思吾友也易詩書春秋吾器也禮樂仁義吾本也刑罰政事吾末也四海之大無一物非我也一物不得其所吾責也夫然故若天之覆也地之載也不知孰爲天地也孰爲我心也亦一而已矣曰夫子之言美甚人之自挾者則小人而已曰然一失則小人也再失則禽獸也人而禽獸也惡足與言夫心哉曰然則養之又有要乎曰有曰何謂也曰懼其炎而上也則抑之恐其降而洿也則揚之察其遠而忘也則存之度其陋而小也則廓之慮其躁而擾也則安之審其滯而沈也則通之視其危而易搖也則鎮之是謂七術納乎中而式乎軌者也納乎中而式乎軌舍敬何以存之曰聖人之聖如斯而已乎曰止是而已矣欲損之非有餘也欲加之非有虧也亦止是而已矣

龍門子曰地理之學其難定乎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書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今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始經崑崙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滇越之外境則夫以中印度爲天下之中者未可以人跡之所罕至而遽非之也星歷之說其難稽乎中國每月三日而月乃哉生明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於朔夕見西南中國月初生之夕去地纔數尺耳今交州則在天之中心中國之星出於石申甘德巫咸三家所定中外宮與紫宮總一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今南海之濱煌煌爛爛森列上下皆□□□□□□□□則夫累代之歷法亦不可專泥渾天之器而不參夫周髀勾股之術也

龍門子曰。月光常盈而不虧。其或虧或盈者。以人所視之地有正偏也。考靈曜所謂月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者妄矣。二十八宿及七曜。皆循天而左行。曰右旋者。算歷之巧術也。渾天家所謂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亦繆矣。

先王樞第五

龍門子曰。先王之時。道明德懿。風俗淳厚。爲人上者。一動一靜。皆足以氣感神孚。使人革心而趨善。所以謂之憲老。憲老儀刑其德而已。初無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亦必待憤悱而後始告之耳。今之講師則不然。執卷危坐。牽引義例。以眩惑羣聽。健舌一鼓。聾聾數千言而未止。初不待於問也。所以聽之者。欠伸思睡。而弗識所講爲何言也。嗚呼。講說繁而經日晦。善哉言乎。

或謂龍門子曰。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也。其數奇也。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也。其數耦也。此言何如。曰。烏兎之說。猶龍虎鳥蛇之況二十八宿也。蓋烏之尾翹。鍾陽之精也。兎之唇缺。稟陰之氣也。故借二物以喻其象也。非日月中實有是也。曰。日固無之。月若有焉何也。曰。日猶火也。火則施光也。月猶水也。水則含影也。光搖於外故眩。影定於內。故易見也。然則何影也。地與水也。

龍門子曰。坎離者。陰陽之性命。離陽也。其中有陰。坎陰也。其中有陽。離之象火也。外明而內暗。坎之象水也。外暗而內明。外暗而外明。是謂陰陽之精互爲其宅者然也。

龍門子歎曰。鄴侯者。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燒天下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未嘗亡也。鄴侯乃棄

之而取口戶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鄭侯刀筆吏惡識所謂經術固無足責入關之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此何也是豈天實欲喪斯文哉雖然千載之下不得見先聖之全經果誰之過歟

龍門子曰游夏之文章非今世之詞章也詩書禮樂之事也若專謂子游作詩歌子夏作傳記爲文學者其待游夏也淺矣

或謂龍門子曰古帝王之道至周末而益離天生孔子而一之孔子卒後七十一年而子思作中庸述孟子出去孔子卒時纔一百四十四年耳天生二大賢於其間而孔子之道益明而異端之說熄矣天之衛道之嚴蓋如此自孟子沒後千有餘年佛老之言遂充塞宇宙此無他聖賢不世出故也如之何龍門子曰子何問之卑也聖賢固不世出其書還存乎否也究其言明其道雖百佛老不能惑也不然自治且不暇他何恤哉

龍門子曰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內外其周迴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盈縮進退歷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其有盈縮進退也此蓋聞之子吳子云

西域賈胡有持寶來售名曰瓔者其色正赤如朱櫻長寸者直踰數十萬龍門子問曰瓔可樂飢乎曰否可已疾乎曰否能逐厲乎曰否能使人孝弟乎曰否曰既無用如是而價踰數十萬何也曰以其險遠而獲之艱深也龍門子笑而去謂弟子鄭淵曰古人有云黃金雖重寶生服之則死粉之入目則眯寶之不

涉於吾身者尙矣。吾身有至寶焉。其値不特數十萬而已也。水不能濡。火不能焫。風日不能飄炙。用之則天下寧。不用則身獨安。乃不知夙夜求之。而唯此之爲務。不亦舍至近而務至遠者耶。人心之死久矣夫。

樂書樞第六

或問龍門子曰。樂書不幸久亡而禮經亦出漢儒修補。殊非先王盛典。故自相矛盾者多。禮壞樂崩。何時得見三代之治乎。龍門子曰。天尊地卑。萬物散殊。禮之序也。陰陽訢合。萬物化生。樂之和也。天地之禮樂。未嘗亡也。則人心禮樂千古一日。曷得而亡之哉。嗚呼。禮以飾躬。躬斯治矣。儀章度數云乎哉。樂以治心。心斯和矣。聲音遲疾云乎哉。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龍門子曰。有之。曰何謂也。曰。人身有至中焉。洞然而虛。窈然而深。是謂元牝之門。元牝之門。眞息之根也。凝神之室也。虛以待之。久則氣聚。氣聚則精合。精合則神凝。神凝則可久視而長世矣。雖然。無以爾爲也。死生者。如晝夜之必然也。生順死安。天理也。逆天理而苟生。吾不爲也。曰。方技家聞有役雷霆。狎褻如兒戲者。有諸。龍門子曰。亦有之。曰何謂也。曰。炯然靈根。與天地通。風霆流行。雨雲散澍。皆心中之已具者。非假外求也。以吾之神。契天之神。則上下孚格矣。以吾之氣。感天之氣。則陰陽冥會矣。是亦理之必然者。何也。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霜降。魯陽公援戈而揮。日返三舍。憤夫壯士一時精神所召尙若此。況積之有素者乎。雖然。此數也。儒者不道也。予因是而竊有感焉。人心同乎天地。可以宰萬物。可

以贊化育。而獨局於文辭一偏之技。何其陋耶。

龍門子曰。造文家與傳經家。皆欲明夫道也。二家多不相能。傳經家曰。文者虛辭而已耳。吾不願學也。當學什經以明道。道明天下治矣。韓柳文雖高。不足以與此。其可言此者。必王鄭諸人乎。造文家曰。孔孟以前。學者未嘗什經。而言治者。每稱三代。道何嘗不明。王鄭之時。說經最號專門。乃大亂數百年而後止。當時學者。豈不知宗其學。道何以不明。天下何以不治也。是皆託傳經之名。以飾其不能文之陋耳。使韓柳之爲是。其有不敵王鄭者乎。於戲。是二者皆未爲得也。道無往而不在。豈易明哉。造文固所以明道。傳經亦將以明道。何可以岐而二之哉。東漢以下。道術不一。學者始各印心爲師。以組麗華彩爲文。非載道矣。以穿鑿破碎爲學。非什經矣。其不相能。又何怪乎。知道者一嘅可也。

龍門子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耶。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邱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道德功利之淺深。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亦無別之人耶。

龍門子曰。四皓陳圖南。其振世之人豪哉。當秦及五季之亂。四海鼎沸。生民塗炭。奮然思起而救之。所以屈羣策。一天下之謀。未必在人後也。及聞漢高帝出。則四皓歸商山矣。宋藝祖在位。則圖南隱華山矣。蓋其心以救民爲急。苟有任之者。則身可退矣。彼之爲卽我之爲也。初何心於天子之貴哉。高帝太祖不敢強臣之。蓋亦知其志矣。

河圖樞第七

龍門子論河圖洛書而歎衆說之不一。有客卒然問曰。龍馬負圖。聖人因之以作易。神龜負書。聖人因之以敍疇。圖之數始于一。中于五。成于六。終於十。衍之而易數存焉。書之數辨於八。會於五。布之而疇數存焉。天地萬物之數至於百千萬億而不窮。不過一與五相乘。縱橫聚散而成算耳。自一至五本於一。自六至十本於五。故百千萬億者。一五之積也。推此以往。可以通變。可以知來矣。此說何如。龍門子曰。此固善於推數也。然河圖則八卦是也。非予之言也。孔安國王肅王充之言也。洛書本文。則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言是也。亦非予之說也。班固之說也。

龍門子曰。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夏至。陽積六畫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畫而爲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

龍門子曰。天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九十萬餘里。人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一萬三千五百通。是人與天無一息止也。天止一息。則災害生。人止一息。則疢疾起。君子法天之健以自強。故聖。小人違天以自肆。故狂。是一息不法天。則心死一息也。一朝不法天。則心死一朝也。人心既死。是行尸耳。其行事果能合天乎。然則法天亦有道乎。曰有。存心之謂也。

龍門子曰程叔子勉從弟顥曰王介甫易說宜熟誦之也及晚謫涪陵貽金堂謝氏書猶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也金陵之學固多可議其有善可取者君子弗棄也今世以人廢言者其可哉

龍門子曰易有先天聖人禮樂之源也觀先天圓圖可以制禮天高地下貴賤以位禮之分也觀先天方圖可以制樂陽升陰降相盪相摩樂之情也禮樂之道斂之本乎一心放之塞乎天地嘗聞之于柳子云我祁子問龍門子曰儒者柔懦之稱三代以上無專名孔子謂子夏但云君子小人是小人亦可謂儒也若儒行之作乃戰國之士託焉以自尊今人乃因之負儒以爲高名其圓冠方屨儒也其逢行舜趨儒也其挾藻摛華儒也其行則閭閻小人有不爲也是奚可哉是奚可哉龍門子曰子不見夫木乎有楩楠焉有松柏焉有豫章焉有桐梓焉有樗櫟焉若是者不可悉名均號爲木也然則所用之才異或爲建章之楨幹者或爲閟宮清廟之甍棁者或爲琴瑟俎几以奉君子者或擁腫癭樛而不足材者或臭穢無朽而不能薪者子可以一而視之乎木尚不可一視之而況於儒乎子聞之有其實者不羨於名有其名者或爽於實儒也謂之儒可也實非儒也方有託之以爲名高者託之以爲名高豈儒者之事哉子幷儒之名疑焉亦過矣

龍門子曰古之君子城陷被執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毅然而弗愾者欲殺身以成仁也嗚呼人生斯世終歸一死耳壽死死忠何不可哉嗚呼今之君子胡爲不能然也今之君子見身而不見仁古之君子見仁而不見身此所以有異也死生固大矣哉然亦有定命存乎其間縱得生矣淫厲之爲災不能死人乎

嗜欲之不愼。弗能死人乎。何獨於死忠靳之乎。嗚呼。今之君子。何爲不能然也。言至於斯。涕泗汍瀾而已。

尉遲樞第八

尉遲邱問於龍門子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既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乃別立宮以祀之。此明驗也。今或祔二妻於一室者。無乃非禮意乎。龍門子曰。是有說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之外。則姪娣也。廟無二適。所以預絕其爭心也。秦漢以來。此禮廢已久矣。今之再娶。皆夫人也。豈可貶之以媵姪娣乎。連祔之宜也。在昔則有行之者矣。曰。此則敬聞命矣。婦事舅姑。猶子事父母也。舅有殺其父者。其婦事之。則父讎也。不事。則舅也。如之何則可。曰。古之人有云。父子天合。夫婦人交。天合者。不可離。人合者。則唯義所在何如耳。舅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塗人而已也。何舅之爲。離而去之可也。曰。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尉遲生退而歎曰。吾今後乃知禮義乃天下之大中也。大中非膠於一定之謂也。權而已矣。

越西有獨居男子。結生茨以爲廬。力耕以爲食。久之。菽粟鹽酪。具無仰於人。嘗患鼠。晝則纍纍然行。夜則鳴嚙至旦。男子積憾之。一旦被酒歸。始就枕。鼠百故惱之。目不得瞑。男子怒。持火四焚之。鼠死廬亦毀。次日酒解。倀倀無所歸。龍門子唁之。男子曰。人不可積憾哉。予初怒鼠甚。見鼠不見廬也。不自知禍至於此。人不可積憾哉。

龍門子曰。古之人生子三月而名。年二十而加布於其首。於是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亦周禮之彌文也。

後世於字之外。又加別稱焉。果禮意乎。子孫於祖禰例稱字。如儀禮之所載是也。弟子於師例稱字。如孟子稱仲尼是也。非惟此然也。降及中世。亦有字其諸父者矣。又有字其諸祖者矣。夫人之至尊者。莫過於祖若父。師又其次焉。尙皆字之而不避。蓋字之乃尊之也。自諂諛卑佞之習勝。天下之人。皆倀倀焉。不敢字其友者。亦有之矣。世之不古若矣。嗚呼。世之不古若者。寧獨此哉。寧獨此哉。

龍門子曰。父母之喪。不飮酒食肉。禮也。肉以其味甘也。酒以其亂性也。性亂則哀亡矣。則酒尤重也。世之服重服者。肉固弗食。而沈嗜酒飮何耶。

龍門子曰。天之愛人君者。不至矣哉。天無言者也。人君行事有失。天則災異以譴告之。若父之於子然。子有過則詔之飭之。甚則扑之。此無非愛之至也。父若棄子。則刻苦之辭。不加之矣。天若棄人君。則生祥下瑞徧四方矣。是知災異迭興。人君懼而修德則治。如漢之世是也。祥瑞數見。人君矜而徇欲則亂。如五季之時是也。祥瑞之興國之妖。災變之臻國之福。信哉。魏人以博物名。偶於河濱得銅器。如觴焉而竅其兩傍。文章爛如也。魏人得之喜甚。召所與游者曰。予近得夏殷之器。宜同玩之。且實酒爲壽。獻酬未竟。仇山人自外至。愕曰。子何得乃爾。是銅禍也。角觝家用以護陰者也。魏人慚棄之不敢視。楚邱有士。其博物不下魏人。一日獲器象馬形。鬣尾皆具。而竅其背。詢之遠近咸無識者。一士獨曰。古有犧尊。有象尊。是尊類犧象者也。其殆馬尊歟。士大喜。櫝而藏之。遇享尊客。輒出以盛酒漿。仇山人偶過焉。復愕曰。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嬪家所謂獸子者也。士益慚。亦棄之。弗顧。如魏人。舉世恆笑之。龍門子聞而歎曰。世無眞識。妄亂名實者多矣。尙何暇二士之笑哉。

龍門子凝道記卷下

段干微第一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願竊有聞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窒鑿聖經。而附會己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爲國耶。子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淡然不爲位勢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燄。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一徇縱橫捭闔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佻浮誕者。恆倚之以爲重。禮義廉恥。則棄去而弗之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曰。東嘉之學何如。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繳繞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議論。馳騁於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擁百萬兵。馳騁於天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振撼而翕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則嘗乎未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曰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於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處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爲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於橫浦者也考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吾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於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爲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爲之大氣宇厭厭四分五裂之弊今乃實蹈之矣寧不爲鄉學之一嘅哉雖然學以存此心也心存則理之所存也前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後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近而一身之微此心同此理同也遠而四海之廣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何憂哉天之高也吾不愧其覆也地之厚也吾不愧其載也心之宏也吾不愧其體也吾何憂哉然則將何憂乎不如孔子而已矣段干氏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龍門子曰。昔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起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起之不食以俟者。恐自食其言也。其爲信若此。宜其能服三軍歟。欲服三軍。非信不可也。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子之相燕。宜以誠以信。何以詐妄爲。己正而人或不從。況教之以詐哉。宜其亂人國也。凡亂人國者。皆巧詐用智之人也。

君子微第二

鄧奇生問於龍門子曰。君子小人甚難辨也。其辨如之何。龍門子曰。古語有之。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如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公仲尼。二則曰周公仲尼。無乃不可乎。曰。是誠樂之也。樂之故志之。不自知其辭之複也。目不辨白黑謂之盲。耳不聞鐘鼓謂之聾。鼻不知臭香謂之塞。心不察是非謂之蠱。身不學周公孔子之道謂之賊。賊者何。害其心者也。

龍門子謂其門人曰。二三子其畏之哉。明明上帝。日與汝俱也。汝乘焉。則帝在轡御也。汝飲焉。則帝在觴斝也。汝寢焉。則帝在筵簟也。汝語焉。則帝在吻齒也。汝默焉。則帝在左右也。無一息與汝相離也。汝當無一息不見帝也。違之則違昊天也。違昊天則非人道也。二三子其畏之哉。懍懍乎如朽索之馭六馬也。兢兢乎如泰山之壓卵也。汝勿自恣。欲因以肆。汝勿自戕。德由是亡。汝勿荒怠。日與凶會。汝勿徇偏。神將不全。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之鍔。遇石亦碎。二三子其畏之哉。知誠之足以動人也。宜篤之。觀僞之不可臨物也。當革之。翼翼而恭。勿以傲從之。煦煦而和。勿以暴更之。桓桓而威。勿以懦守之。矯矯而勇。勿以餒晝之。能若是。不得爲聖人。亦得爲賢人矣。二三子其畏之哉。或者歎曰。仲尼之沒久矣乎。使九京可作。吾當爲執鞭矣乎。龍門子莞爾而笑。或曰。夫子何笑也。龍門子曰。笑子之惑也。曰何謂也。曰。仲尼不死也。曰。傳有之。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三寸。柏槨五寸。藏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夫子言不死。若是者何如也。龍門子曰。子所論者形也。予所言者心也。或者默然。久之方悟曰。如夫子所言。古之聖賢。豈獨仲尼爲不死哉。

龍門子曰。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荊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律之何耶。是必有其故也。

矢人有久業者。其楛榦脈理不直也。其翎羽輕重不倫也。其鋒鏃頓而不鏑也。自以爲得牟夷之法。津津有喜色。旁有譽之者曰。是誠然矣。秦漢之善矢者。無有越君者矣。非直無以越君。吾恐不如君者亦多也。君亦求重價出之。矢人益喜。宋將軍過焉。取而視之。唾去矢人弗悟。猶以爲忌己也。怒曰。人嘗謂我矢上齊秦漢。其言當不妄。今將軍乃若是。是忌我也。將軍其刻人哉。或以告龍門子。龍門子曰。矢人何足責。儒亦有是也。

司馬徵第三

客有號伊祁子者。難龍門子曰。司馬遷良史之才也。歷代作史者咸宗之。然其謬誤甚多。難以一二數也。以帝王世次言之。稷契皆帝嚳之子也。同事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五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乃六百年。何無稽之甚耶。曰。是固然矣。使司馬遷不生。上下數千載事。可爲世之法戒者。未必能若是之備也。子舍其大而病其小何哉。世遠載籍失傳。惡能必其無謬也。書伊訓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是太甲繼成湯矣。孟子乃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爲太甲。以歷考之。若於湯之下益以六年。至今之日。則羨而不合矣。子尙敢以病遷者病軻乎。伊祁子曰。奚爲而不敢也。君子之學。大則窮乎天地。小則盡乎纖微。孟子

既有謬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事也。則以爲周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言也。則以爲曾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見於牧誓者甚明也。則以爲虎賁三千人。漢水固注之江。而汝與泗則入淮。而淮又入於海。見於禹貢者甚詳也。則以爲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是之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曰夜氣之說。亦有誤者乎。曰否。仁義之陳。亦有謬者乎。曰否。子何不擇其不誤不謬者而學之哉。子所言。是以博聞強記待孟子。以博聞強記待孟子。則陸澄、夏侯榮、可稱亞聖矣。有間。伊祁子笑曰。予過矣。予過矣。

大駔酈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蔬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休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金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錦衣。置麗姬十人。朝夕擫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酈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酈視纏腰者。僅錢一千。獨存。酈號痛欲絕。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恆有哉。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斜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爲眞耳。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眞也。衆賓次第咸曰。是誠非眞也。敦不平。辨數不已。衆共折辱之。敦噤不敢言。歸而歎曰。吾

今然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龍門子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士之於文也亦然。

龍門子曰。死生有命。命之所在。人不可逃焉。世之人何畏忌之甚也。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是疾不忌凶服也。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是居室不避弔哭也。衛侯預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生不避死謚也。季武子成寢。杜氏葬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是階下。不避葬也。之數子者。未聞遺他禍也。世之人何畏忌之甚也。

哀公微第四

龍門子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說者謂三代之間。各樹所宜木以爲社。殆非也。蓋用三代之木以爲主與。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孔子譏之也。或者謂哀公欲去三桓而患其強。故假古人弗用命、則戮於社、意以問焉。宰我爲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孔子以三桓未易誅。故以三語譏宰我。其說雖巧。實未然也。

或問龍門子曰。蜀漢、東晉、南唐、皆正統之餘。漢晉多有發其隱微者。而南唐獨否何耶。曰。南唐非蜀晉比也。雖云太宗子吳王恪之後。然本徐氏自峴五世以至父榮。其名皆有司之所撰也。是惡得與蜀晉比哉。

或問龍門子曰。京生之學。其神矣乎。辨八卦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謂而

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以顯隱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月者謂之積。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下。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爲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復卦之初。其建剛曰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八。盈則八十有六。此其大較也。以之定吉凶。若合符節。無少爽者。京生之學。其神矣乎。龍門子曰。此淫巫瞽史之言。非所以言易也。易與天地同體。乾坤同用。聖人同德。廣矣大矣。無以加矣。若如京生之學。則尊緯候而黷正經。區區泥災祥術數之間。易不幾於小哉。

龍門子曰。勇之於學者。其猶舟之颿。馬之策歟。舟非颿則不疾。馬非策則不進。人非勇則不立。是則勇者。作聖之階梯也。太山雖高。勇欲登之。則必淩絕頂。萬里雖遠。勇欲行之。不至則弗止也。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龍門子曰。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素櫝韞元珠也。外若賤而內實貴。人徇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履糞丸也。外雖馨而內實臭。

或問龍門子曰。世言六經者不可哉。六經之名始於漢。前此蓋未之聞也。何也。經者萬世之彝訓。非定於孔子。不足以當之。孔子嘗刪詩序書矣。嘗繫周易作春秋矣。若周官則非周公全書。而又益以考工記。禮

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手而非孔子所傳者。由是觀之。可號經者四耳。惡取所謂六也。龍門子曰。古之所謂六經者。其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全書也哉。

龍門子曰。周公之禮。其至矣乎。父在爲母杖期。家無二尊也。妻爲己之父母期。爲夫斬。而降己之父母爲期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服雖止是。而皆行心喪之禮焉。此周公之制。別嫌明疑。所以爲至也。後世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衰三年。爲嫂爲弟婦。小功五月。雖曰加厚。去禮意遠矣。

觀漁微第五

龍門子觀漁於河。見布數罟於瀨。善泅者四三人。入深淵撼魚。魚悉恐。咸溯游而上。一觸罟鬐。輒罣牢不能脫。或脫。別逢大罟殲焉。河當屢漁之後。魚大者長徑指耳。龍門子潛然出涕曰。先王之世。魚不盈尺弗粥。今何與古戾耶。漁者笑曰。是夫子之過也。尙何以涕泗爲。龍門子驚曰。子何言之迂也。曰不迂也。夫魚不尺。先王之世不粥。豈古人之情。與今異乎。蓋當時在政位者。若士、若大夫、若卿、若公。皆夫子之屬。所以治教休明。而仁及魚鼈耳。今夫子曰。時不我偶。我將肥遯也。之一里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之一州又有一人焉。亦曰我將肥遯也。是相率夫人而爲潔己亂倫之行。天下將何人而共治乎。磨不磷。涅不緇。無乃異於孔子所言乎。夫子之屬遯矣。則在位若公、若卿、若大夫士者。果皆賢者乎。是宜國家失太平干戈萬里。掠人爲糧。甚或載鹽屍以行。生民之類。不絕如縷。而況於魚乎。非夫子之過而誰也。龍門子弗應。瞪然視漁者久之。乃去。

龍門子曰。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庶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畢間。甚陋矣哉。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聽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從之。心欲右焉。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母譬則心也。人子譬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子哉。雖然。身且不敢有。況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龍門子曰。父母之生子也。欲其善事我也。欲其能顯我也。欲其繼宗祧我也。所望甚重。而滔滔以愛易教何也。嗚呼。人子身行弗飭。以辱其先者。豈獨其罪哉。龍門子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松以明而致蒸。犀以角而致烹。麝以臍而被獲。雉以采而受羈。當今之世士。欲以文自蓋。盍視此數者以爲戒哉。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堦。視如華榱飛甍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屨。視如繡裳朱舄之珍。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豔。則羨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之矣。虞丹子在傍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驩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陳說

彼區區者。不亦僨乎。龍門子曰。子以君子之事望恆人。其不可也夫。

或問龍門子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而殺雍糾。然雍姬之母。其言是歟非歟。曰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其親同也。曰。其親既同。告則殺夫。不告則殺父。奈何。曰。無他計也。爲雍姬者。當力諫。諫不從。當自殺其身可也。

虞丹微第六

龍門子過虞丹子家。虞丹子方出六經於庭。秉炬欲焚之。龍門子呼曰。子病狂易耶。開生民之耳目者。經耳。奈何焚之乎。子不聞秦人事乎。唾罵至於今未已也。虞丹子對曰。不然也。子謂開生民之耳目。予則以爲生民之耳目。因是而愈塞也。何也。士以學經。故志氣益驕。士以學經。故利欲益熾。士以學經。故行業益偷。又豈若焚之。俾反乎泰一混樸之鄉乎。龍門子罵曰。他固未遑深論。孔子以詩書誨伯魚。非學經歟。孟子之通五經。非學經歟。爲聖爲賢。非經曷致之。子奈何焚之乎。虞丹子曰。先生之所言古也。予之所病今也。古之學經者。期以治身。今之學經也。將以榮身。古之學經者。期以化民。今之學經者。將以誅民。古之學經者。期以立德。今之學經者。將以喪德。予奈何不焚之。奮袂執火而起。龍門子歎曰。是故欲激衰俗也。抑亦過歟。

龍門子自越還。適家人有滯下之疾者。延醫師脈之。脈已。探囊中出書閱之。龍門子就視。則古醫方也。據方制藥。服之而疾退已。龍門子謂門弟子曰。人受氣之偏疾也。六籍古醫方也。今之儒者。受氣偏者衆矣。

其亦有據六籍而克治者乎。無也。苟無矣。世安得三代儒。安得顏孟乎。

龍門子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非相同也。而自同同也。非相有也。而自有有也。非相生也。而自生生也。皆自然而已。火性至熱也。而蕭邱有涼燄焉。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温泉焉。驗之物化。參之天運。皆自然而已。所以聖人作易。一本之自然。何容心哉。

或問龍門子曰。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其事有諸。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因鄭氏箋詩而誤也。曰。然則果何如也。曰。毛公之說則至矣。其釋生民詩、履帝武敏歆之言。則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其釋元鳥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言。則曰。春分元鳥降。簡狄配高辛帝。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未嘗云履迹吞卵之事也。毛公說詩。言雖簡易。而其實精腴。未易忽也。奈之何學者弗之察也。學者弗之察。而唯欲說之爲勝。三百篇之旨。多隱晦而不章矣。奚獨此哉。

龍門子曰。古之爲將者。將以生民。今之爲將者。將以殺民。凡人君之命將。以爲民也。民在死地而不能存。則思所以生之。去其害民者爾。今乃務殺之。草薙而禽獮之。民果何罪焉。三代之時無是也。漢之馮允國。唐之王忠嗣。宋之曹彬。庶幾知爲將之道乎。

士有徵第七

士有恃才與德以驕人。挾貴與文以傲物者。龍門子曰。此非所禮也。唯足乎德。可爾。位不稱其德。是鶴乘文軒也。才不命於德。是馬失轡御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絕之。安取所謂禮乎。曰。然則德足以驕人乎。曰。德

足以服人。不足以驕人。聖帝如堯舜。聖王如禹湯文武。聖相如周公。聖師如孔子。亦不過盡人道爾。所以不足驕人也。德尙不足以驕人。況挾貴與文以傲物乎。傲乃凶德。傲物則失人。失人則喪己。喪己則名削。名削則禍將作矣。傲安可長哉。士乃氣索神沮而去。或問龍門子曰。鹽鐵論引易有云。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今易繫無此語。疑其亦非全書也。曰。此蓋漢末夏賀良之徒所造易緯之文也。經解引易。差在毫釐。繆以千里者。亦然也。

龍門子曰。漢儒說經。固多不可企及。但專門之習勝。未免蔽固而不能相通。其能脫略傳註。而深求經意者。自宋儒歐劉石孫諸公始。諸公啓之。伊洛繼之。而益加精。在篤行而已矣。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扰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簞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

龍門子曰。蒙鳩棲於葦苕之顚。涓毛產於絕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愼哉。

龍門子曰。天地之祕。洩之者其庖犧氏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爾。庖犧畫一奇象陽。一偶象陰。自是卦爻生焉。文王重之。周公辭之。孔子翼之。而易道著矣。易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五經之用不同。其理皆本乎此爾。大哉易也。五經之源乎。大哉庖犧也。至道之宗乎。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淩人者怨。以利誘人者爭。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此六懲也。葆醇屏累。所以全身。積誠著行。所以感物。內外無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子。上下邕穆。

所以肥家。威嚴莊重。所以卻悔。此六行也。惡莫大於離心。美莫大於畏獨。凶莫大於自賢。吉莫大於集善。樂莫大於順天。憂莫大於悖德。此六則也。明在自虛。強在自卑。危在自安。敗在自盈。敬在自持。昧在自驕。此六治也。愼六懲。尊六行。式六則。守六治。學者之事過半矣。

秦人有申生者。飢餓於燕。飢生塵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於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國惡權貴人欲劾之。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歷疏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御史將不利於公。子雖同列。弗能獨沮。卽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吾悉出七寶於庭。幸子賂免之。申生收以歸。越四三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慟。權貴人大驚曰。將亦我族耶。申生乃徐曰。公哲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也。申生蓋利其貨。欲勸自殺以滅禍。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絕。左右救之獲免。明日文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燕人無不穢申生之行。未幾。其身見殺。官簿錄其家。龍門子聞而歎曰。人心之險。有如是哉。大行之嶔嶮。巫峽之暴迅。殆康莊耳。人心之險。有如是哉。其初用計以殺人。卒乃自殺其身。是尙無天道哉。

大學微第八

龍門子曰。大學之要。在於三綱八目。孔氏旣著於經。曾子之門人。又以所聞而爲之傳。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自知止而後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此之謂知之至也。二條實釋致知格物

之傳。蓋未嘗闕也。

或問龍門子曰。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西有揚拒泉皐蠻氏陸渾伊洛之戎。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邱。汴之屬邑也。亦用夷禮。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衞齊魯宋鄭陳許。通不過數十州。以漢言之。東西則九千三百二里。南北則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文武之德。而成康繼之。乃僅僅若是。漢高帝提三尺起豐沛。一呼而四海賓服。而子孫又不甚皆賢。而土地之遠。乃過成湯何也。豈區區之智力。實有勝於仁義耶。龍門子曰。周以天下爲公。故隨聲教之所及。而不欲力強之。漢以天下爲私。但務威勢之所懾。而必欲幷兼之。雖然。能幷兼之。其享祚之長短。以漢視周。果何如之。子之問下矣。

或問龍門子曰。金華之學。惟史最優。其於經則不密察矣。何居。龍門子曰。何爲經。曰易詩書春秋是也。曰何謂史。曰。遷固以來所著是也。曰。子但知後世之史。而不知聖人之史也。易詩固經矣。若書若春秋。庸非虞夏商周之史乎。古之人曷嘗有經史之異哉。凡理足以牖民。事足以弼化。皆取之以爲訓耳。未可以岐而二之。謂優於史而不密察於經。曲學之士。固亦有之。而非所以議金華也。

龍門子曰。兵不可以易言也。言固誇矣。如實何。昔李元平初從關播喜爲大言。嘗論兵鄙天下無可者。一日將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縛之。噫。世之高談孫吳。驚動四筵者。其能免希烈之縛者幾希。

龍門子曰。生民之凋喪極矣。在人上者。其有以拯之乎。拯之莫若輕其租賦乎。漢高之制。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則三十而稅一耳。自後軍旅事興。大農告竭。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一孔不遺。而田租獨如舊制。何賜民之多也。宜其享祚克永乎。漢世然矣。今奈何不行之乎。苟有行之者。幸見及焉。雖死無憾也。

龍門子曰。天有五賁。地有五頿。五賁行乎上。五頿載乎下。則天地昭矣。人君法之。則天下平矣。何謂法之。其明則日照月臨也。其喜則祥飆卿雲也。其怒則迅雷驚霆也。其生則甘雨零露也。其殺則毒霜虐霰也。是法五賁者也。其靜則隍山喬嶽也。其涌則巨浸大川也。其序則井邑方州也。其限則內夏外夷也。其養則飛潛動植也。是法五頿者也。天有至醇。地有至熙。君有至則。天失其醇。則萬物喪精。地失其熙。則萬物弗釐。君失其則。則四極不立。統而言之。大化醞乎神。大序昭乎天。大機合乎中。其發甚微。宇宙之廣。莫之或違。其端甚直。彌綸上下。罔有差忒。長稍大矛。見之失其利。崇墉深隍。見之失其固。陰謀祕計。見之失其防。大法至刑。見之失其嚴。播而充。洞然而有容。窈而默。淵乎其莫測。古之善治天下者。得此而萬事畢矣。

龍門子晨出。見兩夫操梃與刃逐虺甚急。龍門子問曰。虺傷爾乎。曰否。虺迫爾乎。曰否。曰。然則子何以逐之如此其急也。曰。彼受形爲虺。晝夜常思毒人。吾幸不被觸。爾設觸之。其有不迫我而傷我者乎。誓當盡殺之乃止。曰。是固然矣。子知虺蛇之爲害。而不知人虺之害物尤暴也。曰。何謂人虺。曰。厚貌深情。禍機莫測。是人虺也。斜睨傾聽。伺人陰私。是人虺也。睚眦之怨。必逞其欲。是人虺也。布機陳穽。以中以陷。是人虺

也。子尙可盡殺乎。曰。吾固不能盡殺。或遇之。將何以禦之乎。曰。淬仁義之刃。持禮樂之梃以俟。彼將俯首而逝。縱毒將焉施乎。曰。吾聞之也。殺蛇虺者無怨心。以其殘物而逞也。況人象而蟲質者乎。奈何縱之逝也。曰。彼人耳。不自知其至於虺也。其至於虺也。欲劫之也。先王之教若興。豈不能反之人乎。吾傷之。爾憫之。爾奚忍殺之哉。

越生微第九

越生問於龍門子曰。天地之功。與聖人孰優。龍門子曰。天地不言之聖人。聖人能言之天地。聖人之功。天地之功也。果何優哉。曰。非是之謂也。生物者天地也。成物者聖人也。茹毛飲血。而易之以稼穡。簀椁土鼓。而易之以琴瑟。汙尊抔飲。而易之以鼎俎。穴居野處。而易之以宮室。衣薪而葬。而易之以棺槨。結繩而治。而易之以書契。紉草而衣。而易之以裘裳。狉狉而羣。而教之以尊卑。猩猩而爭。而教之以刑罰。苟無聖人。則禽而攫爾。獸而聚爾。雖生何益哉。是聖人之功。不優於天地乎。龍門子曰。子謂聖人。在天地外耶。內耶。苟內焉。亦天地之所生爾。天地不能言。故使代其言。以行其教。聖人未嘗以爲功。子乃固謂優於天地。無乃不可乎。

龍門子曰。周官非周公之全書乎。其果出於劉歆綴補之乎。非惟官制不與周書合。至若莽草薰器用之蠹屋灰灑牆壁之毒牡。鞠灰煙去毳黽之聒牡。樗午貫象牙。殺水蟲之神。書歲月日星之號。以覆天鳥之巢之類。皆建官主之。此後世陋儒有所不道。曾謂周公爲之乎。雖然。大綱大法。森然不紊者。則似非周公

不能作也。

龍門子曰。趙蕤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晝六時。曉昏皆爲陰所侵。其用事唯四時而已。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其用事亦四爻而已。故善人少而惡人多。誠哉是言也。是故光風麗日之時常寡。濃陰曀霾之日常衆。鸞鳳騶虞。間世一覩。而鴟鴞蛇虎。偏於郊藪。伊傅周召之臣。千載不兩出。而莽卓巢溫。恆接武於朝。大者如此。則小者又可知也。不知天道果何如耶。

公孫氏曰。古之人有云。自孔子沒。卓然名世之儒。漢四百年。楊雄氏而止爾。唐三百年。韓愈氏而止爾。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跡。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皆非楊韓氏比也。龍門子曰。鄭孔名數之學耳。不足與議斯道。董仲舒純儒也。王通明儒也。韓愈正儒也。若楊雄則駁儒也。曰。曷謂駁儒。曰。豈有不駁而事莽者乎。司馬公喻爲日月過矣。曰。二三子者。能盡合孔子之道乎。曰。仲舒頗窺道之本原。韓愈能識道之大用。王通極知治道。尤高爽有見。謂其盡合孔子之道。則皆未也。

龍門子大拙而深迂。家人尤之。不變。其友又尤之。不變。其州里又尤之。不變。通一國又尤之。不變。二三子疑之。間請於龍門子曰。今之冠章甫者。於於而行。咕咕而議。見者斂衽。聞者傾耳。閭右敬畏。公卿驩迎。是不謂巧歟。先生能乎否也。如脂如韋。唯物是隨。刓方爲圓。轉石爲瓊。雖歷嶮巇。靡不暢達。是不謂通歟。先生能乎否也。今自家至國。皆尤先生矣。而迄莫之變。亦有說乎。龍門子曰。二三子其尚不知予哉。巧與通。

吾豈不能哉。蓋恥之不敢行也。何也。巧則用機。用機則逐物。逐物則背道矣。通則徇世。徇世則喪己。喪己則失德矣。蚩蚩衆民。夫豈知拙乃大巧。迂乃大通者耶。二三子合辭進曰。謹受教。

龍門子曰。古之人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伊尹躬耕於有莘之野。傅說避世於版築之間。太公望漁釣於渭水之濱。若將終身焉。及其三聘之。加審象之。求後車之載。遂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功烈卒至於此之盛也。隱豈其本心哉。過此以往。若四皓。若嚴陵。若諸葛孔明。若李泌。雖其才不能盡同。然皆足以表暴於一世。古之人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

積書微第十

龍門子曰。積書之多。其無出於隋之嘉則殿乎。書凡三十七萬有餘卷。未幾多散亡不存。悲夫。雖然。墳、典、穆、契。其所讀者。果何書哉。淵、寨、遊、夏。其所習者。果何書哉。脫有之。未必若是之多也。後世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弗能一乎。夫然。故雖甚散亡。奚必深悲哉。但得六籍存。亦足矣。

龍門子曰。甚哉。譜牒之難考也。歐陽修譜圖。世以爲甚精者。其自言詢生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修則萬之九世孫。詢唐初人。巢陷州縣。唐末也。始終相去幾三百年。詢至琮僅五世耳。琮在唐末。至宋仁宗。一百五十餘年。則閱一十六世。其理竟何如耶。甚哉。譜牒之難稽也。君子當闕其所不知。信其所可知而已耳。人有言曰。三世不脩譜牒。

比之不孝苟世世脩之。其有前之失耶。君子愼焉可也。

龍門子與二三子出游。抑視霄漢歎曰。非天地孰覆載耶。非日月孰照臨耶。非孔子孰明五倫耶。使世無孔子。生民之類。其滅久矣夫。

紀疑問於龍門子曰。唐之詩人。唯杜甫一飯不忘君。餘或陷於不忠。何歟。龍門子曰。是難以一律觀也。李錡賊江東。李紳戰管搖紙。不爲作疏。昭宗時。權臣謀篡。韓偓不肯入相。甘就濮州司馬之貶。司空圖棄官隱中條山。累徵不起。及哀帝見弒。圖不食而卒。羅隱勸錢鏐舉兵。縱以諫議大夫招之不肯就。是四子者。非詩人也耶。曰。今之詩人。有若此者乎。曰。亦有之。雖然。非予之所敢知也。

鄒布問於龍門子曰。渾天之法。中國所資以測天者。近歲監候之官。測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若是乃與其說不同何也。龍門子曰。渾天之法。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之法不可也。里差之說。其最精者乎。曰。里差之說。何爲至精也。曰。歷官嘗算月蝕矣。中國當蝕於子正時。西域未盡初更已蝕之矣。非里差乎。曰。然則洛陽爲天地之中者。亦非歟。曰。非也。此

蓋中國之論也。

龍門子曰。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其失爲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或問龍門子曰。遭世不靖。予心放矣。汎焉若不繫之舟矣。奈何。龍門子曰。是奚可哉。是奚可哉。傳有之。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之數者。君子又當兼之。一息未立。則一息當畏。世雖亂而心則治也。俗雖變而心則猶故也。奈何若不繫之舟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林勳徵第十一

或問龍門子曰。林勳著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其言甚詳也。不識可行於今乎。龍門子曰。均田之法不行。兼幷之風不息。雖堯舜復生。不足以言治也。勳之意則善矣。非累以歲月。未易行也。予則可以不崇朝而定也。曰何謂也。曰天下無不耕之田。使耕者得以有其業。而不許賣鬻焉。則其田均矣。然而戶有損益。人有盛衰。則在良有司與時變通之爾。此其大較也。世有用我者。雖老矣。猶能張喙吐其詳焉。

赫連氏問於龍門子曰。六國之衰。唯用宗族。及其國人。若齊之田忌、田嬰、田文、若韓之公仲、公叔。若趙之奉陽、平原君。皆是也。秦之能漸一天下。由用四方之士。若公孫鞅則魏人也。若張儀、魏冉、范雎、亦魏人也。其他執國命者。若樓緩、則趙人也。若蔡澤、則燕人也。若呂不韋。則韓人也。若李斯、則楚人也。誠若是。士以四方至者。爲可貴歟。龍門子曰。不然也。士當論其賢不肖如何。自不可以邇遐論也。周公非成王之叔父

乎。何爲能相王室而安四海也。子產非鄭國之人乎。何爲能善辭命而報鄰國也。士豈以四方至者爲可貴乎。

仲孫氏問於龍門子曰。馮瀛王事四姓十君。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有諸。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可乎。曰不可也。臣之事君。猶婦之從夫也。更二夫者。決非良婦。事二姓者。決非良臣。況歷四姓者乎。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王法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不誅之。使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也。曰。然則伊尹五就桀者。亦非歟。曰。伊尹之就桀也。湯進之也。非伊尹也。桀不足輔。然後相湯以伐罪救民也。曰。伊尹姑舍之。微子紂庶兄也。抱祭器奔周。而受封於宋。亦非歟。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初非事周也。雖封於宋。亦作賓於王家耳。周亦未嘗敢臣之也。曰。微子姑舍之。孔子萬代之所法也。既事魯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大司寇。遂相定公。則既臣魯矣。又轍環宋、衞、陳、蔡、晉、楚、諸國。抑亦非歟。傳有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當是時。天下所共主者。周天子也。孔子轍環諸國者。欲興周道於東方耳。是故孔子之仕也。尊周也。周道尊則王室盛矣。奚爲而不可也。

龍門子曰。殷以前尙質而無避諱。諱之有避自周始。然亦不如後世之過甚也。后稷名棄。大誥則曰弗棄基。文王諱曰昌。箕子陳範。則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武王諱發。豳風之詩。則曰一之日觱發。成王諱誦。烝民之詩則曰。吉甫作誦。定公諱宋。春秋定公元年。則曰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孔子父諱叔梁紇。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則曰臧孫紇出奔邾。衞侯諱惡。其臣亦名石惡。此猶可說也。周頌祀文王之樂歌。雝詩則曰

克昌厥後。噫嘻之詩。則曰駿發爾私。此猶可說也。厲王名胡。而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申。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襄陽羅氏名靖。而父亦名靖。則又有甚焉者矣。未聞此不避諱者。皆不孝之人也。嗚呼。人之欲爲孝者。獨避諱而已乎。諱固當避也。何至使人改邑改姓乎。斯人也。吾恐避諱則謹。行之拂乎親。固自若也。嗚呼。人之欲爲孝者。獨避諱而已乎。

龍門子曰。三代之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知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義。眞蛇鼠之見哉。

令狐徵第十二

或告龍門子友人令狐鮑曰。予觀龍門子顏色甚若戚戚者。私竊視其所以。其冠服敝甚。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其食飲惡甚。羹則藜藿耳。飯則脫粟耳。其居室陋甚。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若不能朝夕居者。宜其不豫也。予聞君子不以貧賤而改操易行。又竊疑之。幸爲我問焉。令狐鮑入謂龍門子曰。人之生也。服食之美。居室之華而已。苟不能遂。君子亦有憂乎。龍門子曰。君子所憂者有六。服食屋不與焉。夫事天不誠。內外未一。是當憂也。蒞官行法。或失中制。是當憂也。事親從兄。未致其極。是當憂也。九族不睦。朋友不信。是當憂也。身有未修。名有未顯。是當憂也。若夫深宇邃筵。所安不過容膝。繡

裳錦衣所服不過蔽身食前方丈所食不過充腹雖美惡有異一爾君子何憂哉令狐鮑出以告或人曰龍門子顏色之戚不爲貧賤也

龍門子年近五十絕不事方策曰惟熙熙仰觀俯察若有所自樂者其徒疑之私謂沈大夫曰君子之於經沒身而已矣夫子年未耄而遽絕之不識何也幸問之沈大夫進曰夫子何棄經不學也曰否吾正學易耳夫子既學易何不日賓之左右乎龍門子笑曰子以爲易在竹簡中耶陰陽之降升易也寒暑之往來易也日月之代明易也風霆之流行易也人事之變遷易也吾日玩之而日不足蓋將沒齒焉子以爲易在竹簡中耶求易竹簡中末矣陋矣大夫退其徒復私相謂曰夫子之言至矣非惟易獨然而諸經亦皆然也

或問龍門子曰子之志大矣動以學聖人爲事所著之書蠙珠魚目雜然而陳之明者一覽如見其肺肝然且將尤子矣奈何龍門子曰予所著書隨所見筆之而感慨係之矣初何恤人之尤己哉亞聖如孟軻而王充、馮休、司馬光、李太伯、晁以道、黃次伋之流或刺或删或疑或非或詆或訐絕不少恕使孟軻尚在羣起操戈而逐之不舂其喉弗止也予何人哉予所著書隨所見筆之而感慨係之矣初何恤人之尤己龍門子道不行於時乃退隱小龍門山中謂其二子璵璠曰唯我宋氏其先殷人蓋子姓也與孔氏同所自出孔氏自弗父何以宋國讓其弟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宋自微子啓受封則然後世子孫乃以國爲氏代有名人而遷京兆者爲最盛唐有諱憲君官大理丞

嘗爲易講師。有聲三輔間。弟子至數千人。晚遷吳內。更十四世。至周有諱榮君。是爲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豪儁而才。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世不及用。來隱烏傷覆釜山中。更一世至宋有諱甫君。能繼文通學。志節卓邁。亦以不遇。一假詩以吐其情。徙修里艮川上。又更六世至宋季。有諱柏君。來遷金華之潛溪。柏君以上。世爲畯儒。亦皆韜德弗曜。溥德君至王父諱守富君。皆隱約田間以終。我父蓉峯處士名朝君。溫恭易直。粹然有鄒魯君子之至行。州里稱之。曰一邑善士也。大夫士亦稱之。曰一邑善士也。人人無異言。處士君嘗謂予曰。君幸逢六合眞元之會。而弗克仕。不仕無義。古之訓也。爾濂尙體予之訓。以行其志哉。志行道亦行也。予竊謹識之。於是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學之積年。而莫有用之者。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今之入山著書。夫豈得已哉。皇夔稷契。不聞假書以自見。爲得行其志也。予志之不行矣。爾其識之哉。當求爲用世之學。理乎內而勿騖於外。志於仁義而絕乎功利。雖然。文通君嘗有遺訓矣。富貴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貴。道德之富。當以之終身可也。爾其識之哉。予言止是而已。

濂於至正十六年丙申冬十月四日庚戌。入小龍門山著書。十七年丁酉春正月一日丙子。書成。夏四月五日己酉。俾仲子璲重錄成編。釐爲上中下三卷。閒嘗取而閱之。皆一時念慮所及之言。而潛思精索之功。蓋蔑如也。故其辭蕪以費。其理晦而不章。自度決不能行遠。況自秦漢以來。著子書者不一姓。

其果能流布於今者幾家。似亦易知也。嗚呼。濂何人斯。而敢犯是不韙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非惟人笑。而亦自笑之。立言之難也蓋如此。幸犬馬之齒未衰。自時厥後。當求聖人之遺經。益精研而箋記之。以贖前者不知妄作之罪。或者其庶幾云。秋八月十有六日戊午。濂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龍門子凝道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宋　濂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長

✤E九五七